

勁

革

薛
來
武

劲 草

薛来武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7 5/ 印张 156,000字 印数: 1—18,300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R 10086·599 定价: 0.63 元

目 次

一、妈妈的惩罚·····	(3)
二、月亮是知道的吧·····	(14)
三、“上学”·····	(25)
四、外祖父的一生·····	(38)
五、向父亲的遗体告别·····	(49)
六、小妹妹的“一生”·····	(61)
七、也算是点帮助·····	(72)
八、报复·····	(82)
九、再不要这样了·····	(94)
十、一个美好的灵魂被扼杀了·····	(104)
十一、“招魂”·····	(115)
十二、二奶子的秘密·····	(124)
十三、可怜的人·····	(136)
十四、最后的解脱·····	(146)
十五、在二舅家·····	(158)
十六、哥哥被逼走了·····	(171)
十七、生命的追赶·····	(184)
十八、死神抢到前面去了·····	(196)
十九、谁干的好事·····	(211)

二十、见到了讲故事的叔叔.....	(219)
二十一、野草的风格.....	(227)
二十二、肯定有好消息.....	(236)

长期蜷缩在严冬里的孩子们，盼望着春天！春天是生命的酵母，慈母的眼睛，智慧的化身，和谐的合唱，幻梦的微笑……

多么美好的春天啊！

可是春天来得并不容易。它要经历光明和黑暗的相剋，火山与冰川的搏击，创造同毁灭的较量，爱情跟仇恨的交进……

多少回了，象漆黑夜空里的雷电，它只闪现了几许的火花，却又泯灭。好似在故意挑逗着人们的情绪。

人们多么盼望着春天啊！

“八·一五”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以后，好象是漫漫的严冬逼近了头。孩子们对春天的希望又被重新唤醒过来。然而这希望闪现了一下，再次被带走了。

到了一九四六年初，阳光才逐渐变得明朗起来，干硬的冷空气也有了些柔和松软的感觉，天空中的尘埃出现了净化的征兆。各种各样不翼飞来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象春雷一样，预报着春天即将到来。

大家都在争取着，期待着……

俗话说得好：“乍暖还寒”。在真正的春天到来之前，毕竟

还得经历一段料峭的寒冷。这期间，有些幼弱的生命，如果恰好是长在贫瘠的土壤之中，那么，也会受到它的无情的摧折。

可是，春天毕竟不远了……

不信，请看那些野草，它们不是正在顽强地从地下往出冲刺吗？

一、妈妈的惩罚

桑干河上游，朔县城东北四十来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泉泉村。这儿是养育了我的故乡。

这泉泉村的北面，是直刺蓝天的山峰，山峰下面是坡状的耕地。村南面，则是一片展开的平地，土质肥沃，长性很好。日本鬼子占领期间，在这一带种大烟，毒害中国人。到了“阎老乡”^①手里，名义上不提倡种了，可暗地里还在鼓励。所以，多年来，泉泉村形成“两多”：把好地拿来种大烟^②，发了财的多；抽大烟上了瘾，卖儿卖女，穷塌了的多。这里是一个贫富不均，多么特殊的地方呀！

村中心，开阔地的场面上，有一棵古老的杨槐树，从远处望去，宛若一柄撑开的大伞。每逢盛夏，这大树下，便是全村最红火热闹的地方。人们有的端了饭碗，边吃着，边下棋；有的围住一个老头儿听古记。就连妇女们，也喜欢手上拿点营生，到这里盘腿打坐，海阔天高地闲聊天……

孩子们的兴趣总是和成年人有严格的界限。这大树底下虽然人多，可并不是我们的乐园。真正象磁铁那样吸引我们的是另一个地方，在村的西头。那里不仅有泉眼，有柳树，而且还有好几亩大的一个水坑。树上不仅有喜鹊窝，还有墨

绿色的蛋，而且树山羊*，长着好长的角。至于那清澈见底的泉眼，碧绿的水坑，要多么好玩有多好玩。总之，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

每年夏天，差不多是全村的男孩子，特别是顺小、平世、应生、二白、三旦、安明他们，早早地就不约而同地往这儿集中了。起初，我们只是逮树山羊。我和应生上树去捉，安明、二白他们在下边用从家里偷来的花花绿绿的线，一个一个地拴。有时候，一中午可以拴到二、三十条。然后，把它们两个两个拴在一起，让它们“拔河”。这种“拔河”很费时间，一会儿这边的把那边的拉跑了，一会儿那边的又把这边的拉跑了，往往要一两个小时才能见到最后分晓。我们有的孩子常常因为观看这种玩艺儿，误了打草、放牛，遭到大人的斥责和打拐脖。

一到进入了伏天，我们便把玩耍的重点转移到水里来了，一直要到立了秋，水凉得再也下不去了才算拉倒。和逮树山羊一样，我们也都是耍水的好把式。我们每个人都会好几样耍水的姿势，象那些“狗打水”啦，“猪穿底”啦，“晒肚皮”啦，“蛤蟆爬”啦，谁个不会？实在说，连有些大人都得真心实意地佩服我们的水性。我们的心可齐啦，每天中午一吃罢饭，不要多久，就集合齐了。接着，也用不着谁来发号令，我们就自动把衣服剥个精光，排成一溜光屁股队，从离水面最高的地方，“噗通”、“噗通”跳入水中。脑袋浮出水面以后，我们从容地甩掉脸上的水，互相看着，要游哪种姿

* 树山羊：当地的一种小虫儿。

势，大家就一起都游哪种姿势。没有统一的规定，就象是有统一的规定。到了各种姿势都游过了一阵以后，我们就自由站队，分开两个阵营开水仗。这种游戏，真是叫人又喜欢，又害怕。到了那激烈的劲头上，就跟真的打仗也差不了许多。这时，有些孩子那尖厉刺耳的叫声，常常闹得四邻不安，遭到附近在家歇午晌的大人们的气汹汹的责骂。每当这种情况出现，往往大煞风景，象沸腾的锅里浇了一瓢冷水。但是，过了一阵，水又开了。所以，那些大人最终还是拿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战争，一直要进行到开战的双方，都没有力气再战，才告停止。这时候，我们就嘻嘻哈哈地从水里爬出来，光着屁股跑到我们各自早在一个多月以前就用平板石垒好的石头床上，一边躺下来晒太阳，一边兴味十足地评论方才的“战绩”。直到头顶上火辣辣的太阳，身底下滚烫的石头，把浑身的皮肉炙烤得再也忍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就一哄而起，再跳入水中去。就这样，一个中午，我们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要玩好几次。

我真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想的，对我老是不放心。尽管我一有机会就向她解释，我要水的本领特别高明，连最会耍水的大人都羡慕，根本用不着为我担心，可她对我的话，连听都不要听。我要再说得多了，她就生了气：

“滚开去！操心我给你一拐脖！”

还不仅这样。到后来，妈妈简直好象不把我当成人看待了。为了制止我要水，在歇晌时间，她把大门也给上了锁。这一着，可真把我给制住了。因此，每天吃罢午饭以后，我

便产生一种特别委屈和烦闷的情绪，好象自己是一只被关在樊笼里的小鸟，连一点自由都没有。我虽然闭起双眼，仰面躺在妈妈的身边，可脑子里一直在构织着那些生动的画面，耳朵里老是响着那些尖厉而又热烈的叫喊声。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画面，那些声音，竟会对我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家长不加管束的孩子们啊！我的心总是往他们那边飞。我相信，要是天天都是这样关着我，我迟早是会发疯的。

在许多孩子们中间，我一向被一个皮肤光洁，体格结实，目光和善，沉默寡言的孩子深深地吸引着。他在我们当中，是年岁比较大的一个。他的名字叫应生。

应生和我一样，爸爸早早地死了，只有他和一个寡妇妈妈过日子。为了吃饭，他和妈妈不得不从大夫庄搬来，早早地就给四老汉家当了放牛娃。他没有念过书，可是很伶俐。每当我们大家遇到什么不容易排除的困难，就习惯地去找他请教。

“怎么办，应生？”

“有办法。”

接着他就把办法说出来了。

有一次，我亲眼看过他的一场表演。他妈妈把屋门上的钥匙锁在家里了，弄坏锁吧？舍不得，不弄坏吧？又进不了家。他妈妈急得满头大汗，团团打转。正在这当儿，应生回来了。他妈妈说：

“孩子，这可弄下麻烦事儿了。钥匙锁在家里，门开不了啦！”

“有办法。”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从一只箩筐上弄下一截细铁丝，随便摆弄了几下，把它插到锁孔里，三拔两插，把锁给打开了。他妈妈高兴得没法说。我们大家也更加佩服他的本领。从这以后，人们都叫他“有办法”，他也高高兴兴地应着。

“‘有办法’，今天上哪儿去放牛？”有人这样问他。

“孩儿坡。”他答道。

“‘有办法’，东家今天给你吃啥饭来？”话长的老年妇女问他。

“毛糕。”他漫不经心地回答。

有一天，“有办法”坐在大杨槐树底下乘凉，我就凑过去，向他求教：

“唉！‘有办法’，给咱出个点子。我妈妈每天中午歇晌时间把我锁起来，不叫我要水，我该怎么办呢？”

“有办法。”

他拉我坐在他的旁边，问：

“你妈妈歇晌不？”

我把嘴凑到他的耳朵上，告诉他：

“怎么不歇？她一躺下就睡着了。”

他嘻嘻哈哈地笑了：

“这就更‘有办法’了。”

“快说给我听听！”

他把两只明亮的小眼睛盯着我：

“你就不会找到钥匙，自己去开了锁吗？”

“那不行呀！要是我妈妈醒来了，可怎么办呢？”

“不要等她醒来嘛！玩上一阵，过过瘾，就回去把门照原来的样子锁上，不就行了？”

我想了想：

“行，这办法行！你可真是‘有办法’！”

第二天，刚刚吃过午饭，我就躺在炕上假装睡了。妈妈又象以往一样，把大门关得严严实实，落了大锁，然后才上炕躺下。她一边把钥匙压在枕头下面，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二旦这几天学好了，一吃罢午饭就睡了觉。这多好呀！”

我心里想，既然我学好了，你还锁大门干什么？

等到妈妈真的睡着了，我便轻手轻脚地爬起来，从她的枕头下，小心地抽出了钥匙，又搬了一条小凳，开了大门上的锁，溜之乎也。到了锄地的人张落着下地的时候，孩子们便都来提醒我：

“二旦，快起晌了！”

我便赶快穿好衣裳，溜回来，重新把大门锁好，把小凳搬回家，把钥匙塞到原来的地方，然后悄悄地爬上炕，继续“午睡”。直到妈妈睡眼惺忪地爬起来叫我：

“起来吧，二旦！”

这时候，我真觉得好笑。有时候就不由地笑出声来。妈妈还以为我是在睡笑呢。每当这种时刻，我还要故意打上几声呼噜，伸伸懒腰，装出个睡了午觉的样子。

妈妈问我：

“还是睡一会儿好吧？”

“嗯。”我瞎支应着。

“夏天午休一阵，比吃人参还养人呢！”妈妈说。

我很感谢“有办法”。有一次，他问我：

“那点子灵吧？”

“灵！”我高兴地告诉他。

“那就好”。他笑了。

“你真行！”我也笑了。

我用“有办法”给我出的点子，可是骗过妈妈不少次的。

俗话说，没有不漏风的墙。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的秘密被妈妈发现了。

有一次，我正和很多的孩子们在水里酣畅地游着，浑身感到飘飘荡荡，好象自己变成了天空中的流云，大海中的游鱼，非常自在。我仰面躺在水面上，望着树枝上架着的喜鹊窝，陷入了沉思遐想。那一根根柴草棍儿编织起来的精致巧妙的圆圆的窠，简直是一件工艺品。它架设在极高、极险的树枝上，风吹不掉，人害不上，多么安全。真想不到那些小小的黑色的营造者，竟有如此高超的智力和娴熟的技艺，实在叫人佩服。这时候，一只喜鹊箭一般地从远处射来了，她慢慢地减速“换挡”，在巢窠上空侦察盘旋了两个圈儿，然后落在高高的树枝上，继续判断着，看它的窠里有无潜在的危险。它的嘴里衔着一块食物，不知是赡养老的，还是哺育小的。呆了一会儿，它终于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没事儿”。于是，便飞进了窠里，不大一会儿，它又箭一般地向远方射去了。

远方，是一色的蓝天，又别有一番情趣了。我想，那美丽的蓝色的天顶，究竟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是用木头？还

是用布？如果是用木头做成的，是怎么镶上去的呢？如果是用布做成的，又是谁给缝上去的？那淡淡的云彩，象一片一片的棉花，轻飘飘地浮着。它的形状在不停地改变着，你看着它象个圆球，可是一会儿就又变了，变成一只猴子，一只公鸡，一头公牛，一个大力士……啊，这浓厚的、色彩斑斓的大自然，是多么好呀。那喜鹊的王国，那天空的世界，简直象变幻的迷宫，吸引着我。我好像置身于梦幻之中，迷离恍惚。突然，身边一个孩子警告我：

“二旦，不好了！你妈来了！”

他的声音一下把我从梦的境界中拉回来了。我赶忙侧过身子一看，果然是妈妈来了。我心里想：这下可糟透了！怎么就忘了起晌了呢！这该死的喜鹊窝，该死的天空……只见妈妈气得脸色刷白，凶气十足地迈着大步子，朝这边走来。

说时迟，那时快。我赶紧来了个“猪穿底”，扎了下去。我摸索着走了好长一段路，估计已经到了柳树最多的那段地带，便浮出水面，想爬上岸，拿了衣裳，从树缝中溜掉。可是，事情偏不凑巧，不知道妈妈怎么知道我会从那儿往上钻，她早就等在那儿了。我一露头，正好叫妈妈揪住了一只耳朵。于是，我象一个小偷儿一样，被妈妈揪着耳朵，擒回了家。

一路上，那些躲在荫凉地里歇息的大人们，向我投射着幸灾乐祸的目光。他们有的“哈哈”大笑，有的“乘风扬土”。特别是那个放羊的“橛头”老定老头儿，公然鼓动妈妈：

“狠狠地收拾他！每天要水！”还说，“揍他，叫他知道点厉害！”

那些好管闲事的老太婆们，也在唠哩唠叨个没完。有什么正经话？无非也是极力地往火上添油罢了：

“这几年的孩子们，可不是我们小时候的样儿了，今儿上树，明儿下水，就怕大人放心了，胆子大得就象贼，简直灰得和土匪一样，再不能费手脚了！”

“这会儿的孩子们，不识好歹，给点颜色就开了染房，真是没见过……”

在孩子们当中，除了和我要好的那些人对我表示惊慌失措的同情以外，有的也很讨厌。他们象看“耍把戏”似的，一群一伙地尾随着我，有的还嘻嘻哈哈地嘲笑我。我心里想：等着瞧吧！我妈妈不会永远揪住我的耳朵不放的！

可是，不管怎么说，没有比这再晦气的事了。

回到家里，我已经恐怖到了极点，全身的血液都凉了。我想逃跑，可是一看到妈妈的眼睛，就不由得全身发抖。我偷偷地留心着妈妈的动作，知道一切都已经迟了，妈妈对我的惩罚就要开始了。

“我叫你再去耍水！我叫你再去耍水！”

妈妈一只手拧着我的一只耳朵，另一只手在我的嘴巴周围，使劲地扭着。她脸上的怒气，黑沉沉的，象阴云一般，越积越厚。她睁得大大的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火花，紧咬着的牙齿，发出“吱吱”的响声。她两腮的肌肉不住地抽搐着，好象嘴里塞着两颗核桃在不停地转动。她呼吸的声音象山洞里吹来的风一样，呼呼直响。

“敢不敢了？你说话呀！”

妈妈弯下身子，那剑一样的目光逼视着我，要我回答她

的问话：“敢”或是“不敢”。我疼得浑身淌汗，眼泪模糊，嘴唇不停地颤抖。我象一个木头人，立在那里，什么话也不敢说，一句话也没有说。

“你不说话？好！我倒要看看你这贼骨头有多硬！”

妈妈更加生气了。她放开我的耳朵，把我身上的衣裳全部剥掉，然后，从炕上操起一把木尺子，在我的屁股上、大腿上，象雨点似的抽打着。她一边疯狂地抽打，一边恶声恶气地叫喊：

“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我只觉得全身的肌肉猛烈地抽搐着，一阵阵钻心刺骨的疼痛，差点使我昏厥过去。我依然没有吭一声。我赤条条地立在那里，咬着牙，噙着泪，承受着妈妈残酷无情的惩罚。突然，象闪电一样，在脑子里划出一个念头：“既然妈妈这样恨我，那就让她把我打死好了。”我还在脑子里编织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我被打死了，妈妈抱着我的尸体痛哭，后悔不该把我活活打死……想着想着，我不由地泪如泉涌了。

这时候，妈妈也许是精疲力尽了，也许是窥见了我的簌簌眼泪，不忍心再下手了，她把那把木尺愤愤地往地下一摔，便坐在一条凳子上“哇”的一声哭起来……

方才，妈妈打我是那样的狠，现在哭得又是那么的痛，这叫我摸不着头脑。看着她那可怜的样子，我的思想上连续闪过一串火花。真奇怪，我刚才对她抱有的那种敌意，不知道顷刻之间飞到哪里去了。我顾不得遍体疼痛，“噗通”一声跪倒在妈妈跟前：

“妈妈……”

妈妈赶快扶我起来，又使劲地亲我，吻我，用手摸我身上的红黑的伤痕。

她的眼泪，雨滴似的落在我的脸上、手上、肩膀上……